

254350

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卷十三

佚名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
楚妃堂上色殊眾。野鶴階前鳴向人。
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
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徵君不知何許人。驟讀之似一篇北山移文。

譏其改節應世而細味之則仍是喜其肯出也。言徵君隱居而白水青山爲之春色。今旣出矣。則此春殊爲空復耳。此蓋調之之辭。非眞如稚圭之譏切周顒。便爲磨礪將斬也。於是乃贊之曰。楚妃原自殊色。只是不肯輕出堂上耳。今旣來處堂上。則誰復有能與之爭妍者。又如海鶴高翔於千里之上。豈肯來階前向人而鳴。而今則又肯來此階前。卽又何

人之不樂聽其鳴耶。士君子抱負才具，原當用世。懷寶迷邦，原非所貴。獨是身雖達而不變所守，乃爲不失其正。今徵君之一行作吏，吾知其雖在萬事糾紛之中，猶能絕粒谷神，決不至貪冒以飽壑。則是雖一官羈絆，適足藏用於其中。所謂大隱在朝市內，不失已外，可治人，何便如之。若此者，正賢士所以自御之正道。而君已得之，則處開州而中心恬適。

雖入炎夏猶然涼冷寧似我之飄泊於雲安。其煩亂之熱毒乃至不可耐耶。蓋少陵本是傾陽用世之人。斯時常懷歸朝覲君之念。微君想屬舊好故爲之誌喜首二句微調之。而下則皆喜慰之辭也。讀者勿錯會意。

同元使君春陵行

并序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

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辭。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觀此詩序。則知古人之作詩。非以爲一時結納之資。亦非以爲一日遊戲之具。其辭必本於是非之公。其情必軌於好惡之正。而又關

乎國事之治亂。人心之貞邪。使千古而下讀之。可以爲龜鑑。所謂詩史是也。此增諸卷軸。將以信後世。不必寄元明乎其無私意也。比與體制。微婉頓挫八字。足以蔽作詩之妙。詩解如左。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春陵。

作歛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
昔流勳。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辭氣浩縱橫。
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樸憶
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爲丹青。獄訟永衰息。豈
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
意。不苟飛長纓。涼飈振南獄。之子寵若驚。色沮
金印大。興含滄浪清。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
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

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辭。庶
幾知者聽。

次山春陵行。自言到官未五十日。諸使徵求
符牒二百餘封。失限者罪至貶削。然寧獲罪。
不忍使困疲。復罹征斂。故少陵謂得結輩十
數公爲邦伯。天下可以少安矣。作此詩美之。
然在今人作此詩。必重將次山原作鋪敘一
回。看他只閒閒從自家說起。蓋春陵事次山

已自言之。今若代爲重敘。無論非體。卽亦犯
複無味。然一往只作贊頌之辭。卽又焉得洋
洋灑灑。有如許一篇廿有餘韻。且只說他家
事。將自己放開。亦覺不著痛癢。便無性情。故
且先將自己感動處說起。說我於老年遭亂。
因而轉益其衰。疾病相嬰。寇亂不止。流離於
江漢之表。當斯時也。藥力旣薄。羸瘵已成。尙
有何心情。學詩家者流。采名競秀。爲耶。惟是

今日所作實爲元道州所感出於中心之所不能已故亦聊復爾爾也夫道州豈今日之人哉當於古人中求之雖前之聖人亦且嘆畏爲不可及自粲粲元道州以下十三韻方是贊次山言初讀其春陵行已見其情之俊哲繼覽其賊退篇則益嘆其爲邦國之楨也此與賈誼之痛哭流涕匡衡之引經言事直相頡頏故憂民之情浩然縱橫於辭氣之間

前後兩章其光明直可以對秋月詩中之意
言言皆出於肝鬲字字皆流於肺腑直可與
華星偕曙一字不可動移若而人者真可以
用爲公輔於以致君澤民措天下於風動豈
惟能偃息甲兵撥亂而爲治哉悽惻二句說
前首之不忍徵斂乃知正人意以下六句是
說次首之欲委節而就魚菱也然則此詩之
作全是一篇公道爲朝廷歌得賢爲黎庶歌

愛戴與己之私情無與。故力疾而書墨淡字
傾。皆所不計。亦惟知我者能讀此而諒我也。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
重雲。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
噪自紛紛。

天下無意緒人。得志固無所表見。卽失意亦
無甚悲感。以其見地原自淺薄也。惟至性情

篤厚之人得意處自有許多氣節而失意處
遂必沉痛欲絕老杜此詩正借孤雁以自寫
其懷抱蓋雁之爲物篤於倫義一失其偶終
不更配卽如士君子之一意從君之死靡他
苟不見用卽無聊賴故不飲啄者謂其生理
都絕也飛鳴念羣者謂其無時無地敢或忘
也一片影萬里雲者謂其放跡江湖無由瞻
依魏闕也此時庸庸碌碌之人誰知傑士心

中之事彼紛紛鳴噪者。不過野鴉之類耳。有
何意緒耶。此下數首皆咏物詩。各有託喻。解
見後。

鷗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卻思翻玉羽。隨意點
春苗。雪暗還須浴。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
影日蕭蕭。

此詩言物之賦性純潔者。卽隨在必有以自

見而不混同於流俗也。卽如此江浦之寒鷗，
偶然遊戲，未嘗別生妝飾，有他謬巧，而其風
流蘊藉之態，亦自饒餘。非凡鳥之可得而比。
試觀其玉羽之翻，而春苗爲之點染，祇在有
意無意之間。雖其遭逢不偶，雪落風生，而彼
則潔者愈求其潔，飄者一任其飄，亦何其超
然物外而無所係累耶。我儀圖之滄海之上，
清影蕭蕭者，必此物此志也。悲夫。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見。隱見爾
如知。慣習原從眾。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
子莫相離。

此以自比其播遷之苦而恐其終不相保也。
吾常怪少陵自去官之後。數年之間。由秦而
蜀。由蜀而楚。中間僅有成都草堂得以少安。
其餘則皆奔馳道路。席不暇煖。竊疑先生可

已而不已亦屬躁擾不寧之過乃今讀此詩而後嘆先生之出於驅迫蓋亦有不得已於行者也夫啼虛壁而挂冷枝者猿之性也乃有人焉逃虛而啼逐冷而挂一若甘爲猿之所爲者豈好自苦哉良以世際艱難故不免耳夫艱難不免因而或隱或見以求盡全生之理者人或宜然而爾猿者何亦知之因知逃虛挂冷者眾猿慣習之所同而隱見求生

者一人用奇之偶似艱難至此良可悼嘆。於是騰擲所至不厭前林之遠亦求得以骨肉完聚不至父子相離耳。夫少陵之萬里清江三年落日卽虛壁冷枝也。時而幕府時而清溪時而斷棧卽隱見也。由成都而梓闔由梓闔而忠渝嘉戎以至雲安白帝皆前林之騰及也。數年之踪跡都寫照在此一詩。然後知其前後騰展皆用奇以全生之故。豈苟然哉。

至於結父子莫相離一語而後嘆其情之已
憊矣。

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
容身筒筩相沿久風雷肯爲神泥沙卷涎沫回
首怪龍鱗。

此以喻小人之怙勢自肥而終釀自焚之禍
也自古莽卓梁冀之徒藉君之寵賚而封殖

不已者。後皆敗覆。殺身亡家。歷歷可指。而唐
自安史作逆。以及楊氏戚屬敗亂之餘。復有
李輔國。程元振之流。猶然踵武。蹈轍。不自斂
戢。少陵爲此詩。以象之。言黃魚蠢然一物耳。
徒有此長大之軀。脂膏之膩。適足以供人之
菹醢。且其充餘之甚。致堪輕賤。至以之飼犬。
此巴東之峽。日見其出浪之新也。正如彼貪
鄙之夫。封殖自肥。無德以堪其尊富。一朝敗

壞身戮而家破。何以自容其身哉。夫國法之
誅戮奸邪。亦如取魚之筒。筦設立。相沿已久。
豈肯稍爲寬貸。而君上之威靈。雖嘗寵眷於
汝。至於不容之日。雖有風雷。不復降爲汝神。
但見其狼藉都市。而涎沫卷展於泥沙。豈猶
回首追憶。而歸怨於龍鱗之不假易耶。此易
之所以戒負且乘。而屈子之所謂有扈牧豎
云何而逢也。

白小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
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卵。盡
取意何如。

此以喻暴君之橫斂。不恤民命也。言白小之
魚。僅及二寸。其爲力幾何也。然亦命係於天。
沾好生之德。聚族而水處。奈何此地之人。取
以爲食。不以爲水族也。而竟以當園蔬。此何

異於橫斂者之草菅民命也。於是入肆之多，
燦然人目，如銀花之亂，錙銖不少遺焉。及其
傾箱而入釜也，如雪片之入於洪鑪，無復餘
滓之少存焉。不知一物之微，皆有關於生成
愛養之義。仁人於此，尙且有拾遺卵而思育
之者。而此則何其意在盡取，不至於竭澤不
休耶。觀此白小而暴君之橫斂，亦猶是也。

移居夔州郭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
船清。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
就土微平。

此由雲安遷至夔州之作也。春催柳別。時易
逝也。江與船清。歸興濃也。農事惟聽人言。山
光徒悅鳥性。歸而未能卽歸之情事也。然則
我之居夔亦暫耳。豈以爲樂土之可久安乎
存此以見少陵之行跡如此。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羃
龍虎睡。江清日抱鼉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
水東影隨長流。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
白頭。

世間林林總總。億萬兆人。其間不過是多愁
與無愁兩種。而多愁與無愁者。又各有兩種。
其無愁者。一等是上上之人。樂其在己之性。

天淡然無欲。故無入而不自得。其一等是下
下之人。不知天高地厚。醉生夢死。打諢了一
世。而多愁之中。亦有一等上上之人。以天下
爲已。任居廟廊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
則憂其君。亦有一等下下之人。懷居懷惠。患
得患失。常汲汲戚戚。一個不了。大約其愁有
大有小。由於其所居之地。步識量見解有高
卑。彼地步高者。自然襟懷浩落。所見者大。天

地萬物皆其一體。所謂大人是也。其地步卑者。自然規模狹隘。識趣鄙陋。其中不過一富貴利達。足以盡之。故夫高明卓犖之人。潛居一室。猶有悲天憫人之心。隱隱欲動。及一當夫登高望遠之際。則此心之勃發。更有浩乎其不可遏者。老杜以稷契自命之身。當生民流離之日。一肚皮熱淚。迫於暮年。故當獨立最高之地。驀然打動。見此乾坤景象。天下一

家龍虎自睡。黿鼉自遊。扶桑西其枝。弱水東其流。一幅錦繡江山。而能黼黻之者。誰也。徒使我杖藜而歎。白首空回。亦何謂耶。故血淚迸空。不能自禁。不覺喟然興嘆。衝口而出。形之於詩。不然者。此淚無從而迸。而嘆世者。又歎個恁麼生也。若不說破。終成鶻突矣。

古柏行

孔明廟前有古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

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
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
山白。憶昨路繞錦城東。先主武侯同闕宮。崔嵬
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
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
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邱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
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

來材大難爲用。

少陵於武侯最爲嚮往。一則爲其賚志而歿。同病悲惋。一則爲其君臣道合。無嫌無疑。實堪羨慕也。此於廟柏而致其稱詡之意。夫一柏耳。豈真能同於金石之質。而曰柯如青銅。根如石。且至於二千尺之高哉。毋亦奉揚溢美之辭。然不如是夸大。則無以致尊崇之思。蓋物以人重故也。下接云良由先主與武侯。

志同道合。君明臣良。一時相得益彰。是以一
樹之存。猶爲人之所愛惜。勿翦勿拜。以至於
如此其高大也。是其氣燄豈徒歸然於一廟
之前哉。直將與宇內之崇山峻嶺。同其照耀
矣。且不獨一廟之柏爲然。蓋錦城之東。其君
臣同祀於闕宮者。多有崔嵬之枝幹。盤踞於
丹青戶牖之中。大率皆有孤高烈風之危。而
冥冥之中。賴有扶持之。使不至傾危者。皆神

明正直之力。自能主持造化於不替也。其頌
廟柏而歸功神力者止此。下因託喻而發嘆
曰。觀此廟柏。材美如此。則將取之以爲大廈
之棟梁。實堪厥任。雖良材不自炫鬻。不露文
章。而亦未嘗不以濟世爲心。何辭翦伐。特恐
驚駭。雖眾推轂無人。方致鳶鳥腐鼠之猜。而
螻蟻可畏。終須工師特達之薦。而鸞鳳難期。
此其遭際。姑以聽之於時。而志士幽人之心。

則未嘗以此少生嗟怨。蓋曠觀古今，知材之大者，原不易爲世所用也。此詩前半闕，則贊武侯先主之神明正直；後半闕，則借廟柏以況材大者之難爲世用，而寬在己之本懷也。詩情之移步換形，不可方物者如此。

卽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
晶晶行雲浮日光。
雷聲忽送千峯雨，
花氣渾如百和香。
黃鶯過水翻回去，
燕

子銜泥濕不妨飛閣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
瀟湘。

少陵以大曆元年春至夔州卽寓居西閣中
有詩十餘首皆是年冬月之作而此一首則
其初來暮春之詩也看他便將一幅巫峽暮
春圖端端寫出是巫峽風土是暮春景物妙
眼瞥見卽爲描繪上紙蓋地近南方雷雨較
早而天時氤氳故花氣瀆鬱也黃鸝過水有

作止自如進退寬綽意燕子銜泥有取攜自
便隨分知足意此先生對時育物襟懷自爲
寫照末結語云此真一幅天然圖畫以我處
此飛閣捲簾之間分明是畫中人其一片空
虛無著景象如在瀟湘之間只少對瀟湘三
字耳是時少陵流寓夔州懷歸甚切而此一
首則絕無愁戚之聲亦只是黃鶯燕子一聯
暗傳心事也。

詠懷古蹟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
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
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
江關。

咏懷古蹟非咏古蹟也。乃借古蹟以自咏。其
懷抱耳。此第一首則直咏已事。惟末一語咏
庾信事以自况。是爲古蹟耳。故支離東北言

安史之亂也。漂泊西南。言流寓於川陝也。三峽樓臺。五溪衣服。承西南天地而言也。羯胡事主。致亂之由也。詞客哀時。播遷之實也。然後結之曰。我之平生直與古之庾信相同。而暮年詩賦。果亦能與之同動。此江關也乎。通首皆咏已懷。而末句帶言古蹟。此易見者也。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

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
今疑。

此第二首則將自己懷抱與宋玉古事引爲
同調句句夾寫。蓋宋玉以不世之才遭荒淫
之主。雖乃心宗社。而於治無補。正與少陵心
事脗合。故曰搖落之中。深知宋玉之悲。以其
生不逢時與已同也。一同則無所不同。卽以
風流儒雅言之。亦若與已相同。而生乎吾前。

是可以爲吾師。於是悵望千秋，而潸然灑淚者，以其異代生，不同時，不能以其蕭條之景，况互相憑弔也。迄今江山故宅，空存文藻，絕無功德在人。卽所謂雲雨荒臺，豈真有夢思。亦不過假託以諷諫。卒之荒淫之主，終折入於虎狼之國，而所謂楚宮之盛，盡歸於泯滅。雖舟人指點其故址，亦大概出於傳聞，在可信不可信之間。夫豈足據以爲實跡哉。通首

是寫懷與宋玉異代相感非專咏宋玉亦易明也。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尙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此第三首則專咏明妃之事無一字及於己懷乃吾則正謂此爲少陵自咏己懷非咏明

妃又與前昔之以已與古人夾寫者不同蓋
彼之明與古夾寫者猶爲膚淺而此之暗地
比託者乃更爲深沉也少陵自比稷契葵藿
傾陽乃竟虛度一生流離終老一腔怨恨無
處發洩今乃特借明妃爲之寫照故言明妃
之生長於荆門實爲羣山萬壑之所環抱因
其靈秀所鍾故特生此瑰麗之質夫天旣篤
而生之必將寵而異之是宜處以宮闈之安

榮以綸翟之貴。奈何一遭讒間。遠嫁單于。抱恨紫臺。獨留青塚。至今春風之面。徒存於畫圖。環珮之魂。空歸於月夜。此曷故哉。夫天下若汨若滅之境。原以待無知無識之人。若乃靈秀積中。了辦一切。而竟使之汶汶以沒世。亦何足以厭服其心。是又不如不生之爲愈也。此其怨恨。直至海枯石爛。不可磨滅。夫明妃抱此怨恨。不可明言。祇以託之千載琵琶。

而少陵之怨恨不可明言。又以託之明妃通篇只重寫怨恨二字。乃所以寫明妃。卽所以寫已懷也。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廟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此第四首。則咏蜀先主之事。言蜀主王業在

於成都非夔人也。其在夔者，不過因窺吳而
來，暫駐於此耳。乃逾年而崩，亦遂在於永安。
是以夔之古蹟，遂有蜀主之宮廟，然而警蹕
之盛，如翠華玉殿，僅可想像於虛無之中。無
復存者，惟是跡。雖無存古廟、松杉，僅巢水鶴
而德義之在人心，則有歷久而不磨者。每見
歲時伏臘，奔走村翁，與鄰近之武侯，一同殷
勤祭祀，其愛慕之不忘，有如此者。夫古今創

垂之主多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而蜀主與
武侯獨能感刻於人心者，則以其君臣一體
之誼，真爲千古之絕調。出於至誠，爲能動物
耳。此一首是咏蜀主而已，懷之所係，則在於
君臣一體四字中。蓋少陵生平，只是君臣義
重，所恨不能如先主武侯之明良相際耳。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相肅清高。三分割據
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

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
務勞

此第五首則咏武侯以自況蓋第三首之以
明妃自喻猶在遭際不幸一邊而此之以武
侯自喻則並其才具氣節而一概舉似之夫
史稱孔明以管樂自比第言其才藝耳若其
體段則實在管樂之上少陵生平以稷契自
許則欲自比於武侯必先將武侯品題出一

個定評。夫管樂富強霸術，既不足以況武侯，則必於管樂之上，尋出一個王佐之才來比。則斷非伊呂不可矣。夫以伊呂比武侯者，卽以稷契自比之一證也。以伊呂比武侯，則必抹倒蕭曹。夫蕭曹者，亦不過管樂流亞也。但蕭曹當興王之世，指揮如意，然其功業之卑，不過若是。若使武侯居開國之始，其制禮作樂，必有大可觀者，非僅區區叔孫通之手筆。

而已也。此等品評，實有確見，非空空迂論妄自尊大。末後言志決身殲，則是純臣致身報主事天立命的本領，斷非王佐不能做出。然則此首又非咏武侯，仍是自咏也。這纔完得題目詠懷古蹟四字。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

必秋遂通。亭亭新妝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爲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徧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裒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

七夕事不見經傳。蓋出於小說家荒誕之語。誠爲褻嫚上聖。余嘗辦之。天上列宿皆分掌人間事務。如參伐主征討。營室主建造。奎壁掌文書。各以義爲名。而牽牛則主耕作。織女則主蠶桑。各恭乃職。不相侵越。不知乃何許人。忽作此語。以爲妖豔。其墮拔舌獄也。蓋已久矣。又相傳爲曝衣乞巧之事。夫曝衣則取其秋陽初盛。而乞巧則以毛詩終日七襄之

語尙爲雅令。此詩首闢渡河之非，而後戒乞巧之妄。蓋公所深惡者，不以直道而用巧也。夫人臣事君，猶女子之從夫。其未筮仕也，如女子之未字，只宜竭力機杼，勤於織作，修身以俟，而無取乎奔競鑽營之術。其旣仕也，如女子之有家，天威咫尺之間，惟以禮法自守，而恩以義合，濟與不濟，一聽之於聖明之降鑒。苟或違心植黨，弄巧成拙，一遭齟齬，則大

君以禮相繩。如英雄丈夫之不爲妾婦所欺。
則平日之所爲小忠小信。何足以挽回於萬
一哉。則慎毋乞巧之爲多事也。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
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惟高枕。絕
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
招魂。

通首總是描寫天涯流落之景。言楚王宮北
白帝城西，皆屬南方邊徼之地。豈衰年老病
之所宜居哉。况當此日暮黃昏之時，又值新
雨初過之後，但見落日返照，既入於江，而又
從江水中翻影倒映在石壁之上。此正如羈
旅之人生於何地，流寓何所，而又遷次於何
處也。又見雨過雲歸，擁滯於林樹，遂遮蔽山
村。此正如流浪之跡，沉閣他方，雖欲尋覓故

鄉而不可得見也。如此景況而當衰年肺病，何計可以療愁？惟有閉門高枕，非安居樂土，遂可忘憂。不過中原豺虎之亂未已，故驅迫至此而不能去耳。掌窳上帝，居高聽卑，亦曾知有下人魂魄離散於南方而未招乎？曷不早已豺虎之亂，使之勿得久留於中原也？夫豺虎之亂，普天率土之所共憂，豈惟南方一人有未招之魂，而少陵直欲以一已向上天。

請命豈真以其忠孝之至爲足以感格上天
亦以其赤子之呼出於疾痛之不容已而應
與不應在所不計耳

首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
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幾家聞戰伐。夷
歌數處起漁樵。卧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
寂寥。

少陵暮春至夔州。寓居西閣半載。其詩十餘首。五古則有西閣曝日。近體則有雨望。又六韻二首。不離西閣二首。三度期大昌明府同宿。不到一首。又夜宿曉呈元二十一曹長一首。又西閣口號一首。又宿江邊閣一首。大意皆以旅人遷次之憂。而又懷君國危亡之慮。如所云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胡爲垂暮年。憂世心力弱。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看

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又時危關百慮。盜賊
爾猶存。一何其忠愛之性。百折不迴。老而彌
篤也。又如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古來遭
喪亂。賢聖盡蕭索。失學從愚子。無家任老夫。
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讀之一種悲涼之
聲。淒其欲絕。而襟懷正自浩落。不傷激楚。此
其意旨盡在言下。可以領會。無事深解。而吾
惟於此閣夜一首。獨愛其氣骨之雄駿。更爲

集中之傑出者。不禁三復而樂道之。夫曰閣
夜。則非他夜之可比。其情在閣。而閣夜又非
閣之他時可比。其景又在夜。故作閣夜詩。必
須於二字夾縫中寫出。故起句撇卻短景。提
出夜字。而承之以天涯霜雪四字。則是閣夜。
而非他處之夜矣。蓋凡高處方能見遠。故必
立於高閣之上。方能知天涯之霜雪已霽於
今宵。插一霽字。便逗起三峽星河等意。夫三

峽星河。固是夜景。然非此閣。何由見之。妙在
三峽星河之上。又先襯一句。五更鼓角。似此
星河動搖之影。皆從鼓角悲壯之聲湧出。便
將戰鬪亂離之景象。描繪殆盡。星河者夜也。
三峽星河。則閣夜矣。五更者夜也。五更鼓角。
則又閣夜矣。此之謂夾寫。或疑鼓角恐亦是
設爲此景。不知此閣乃係官閣。必與峽關麗
譙相近。少陵蓋暫住於此。亦係夔之賢府主。

所採以作寓公者。非民廛也。試觀三峽迅流
乏水。而上映星河。互相動搖。而又出於鼓角
悲壯之中。此何等氣象。真有令人不寒而慄
者。况野哭四起。多由戰殤。夷歌滿地。雜入漁
樵。此時此際。不堪回首。惟有大發一嘆。陡地
跳出機關。而一言以勘破之。曰。任爾何等英
雄。何等跋扈。雖卧龍如諸葛。躍馬似公孫。終
成黃土。有何益哉。而我之作客江濱。人事音

書都付之寂寥之中。又奚足惜也。讀此詩令人增長氣魄。開拓胸襟。非直爲咏歌而已也。

杜詩言志卷十三終

杜詩言志卷十四

佚名

暮春題灤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
百舌欲無語，繁花能
幾時。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
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

至夔之始，寓居西閣。至灤西寒望一首，喜其
蕭疏，可以適遠興。因欲定居於此，入宅三首。

則書其勝概足以任浮生之飄轉居然一日
之桃源矣此則題於屋壁言久於川峽者非
我志也不過飄泊天涯兵戈阻絕故與此暮
春已經再期而不能去耳夫春旣已暮則鳥
之及時而鳴者已將反舌花之隨時而盛者
亦無多時正猶我之自鳴其寥落者亦自厭
其繁瀆而欲無語與我前途之歲月寧復有
幾時也夫谷虛則雲氣薄逃虛者安能自厚

其生波亂則日華遲。避亂者又安能獨歸之
速。然而我之哀傷總不在此。亦惟憂戰伐之
無由速定耳。

此邦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
鹿羣。畏人江北草。旅食灤西雲。萬里巴渝曲。三
年實飽聞。

此第二首承上言我之居此。非以爲樂土也。
然亦有人曾言此邦千樹橘。可以比封君者。

而我則不見有此也。亦不過暫借席地以養拙於干戈之際。全生於麋鹿之羣耳。其畏人而不敢與之校也。一江北之草。何輕微乃爾。其旅食而常不飽也。一灤西之雲。何淡薄之甚。惟此巴渝之曲。越在萬里之外。豈京洛韋杜間人之所得聞。而我乃以三年久客之故。得飽聞之。此外則何樂於是哉。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

草亭哀歌時自短。醉舞爲誰醒。細雨荷鋤立。江
猿吟翠屏。

此第三首言世間之事多有變幻如綵雲遇
陰則色退而白矣。錦樹方曉則光豔而青矣。
惟我則不然。我之一生觸處便遭齟齬。以故
身世之間。但餘此雙垂之蓬鬢。而遇合全希。
生平絕無長物。以故乾坤之內。只存此一座
之草亭。而家徒四壁。如此景況。或者年尙富

強猶有可待而哀歌已迫於衰晚。或者將伯
有助猶有可呼而醉舞絕無人垂盼。然則當
細雨之時而荷鉏以立。惟有江上之猿孤吟
於翠屏之間。其淒清欲絕。若爲相况耳。

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卽
有涯。高齋依藥餌。絕域改春華。喪亂丹心破。王
臣未一家。

此第四首言我之一生如此。豈由於不自檢

耶無如少年所學之書劍。他日從軍不蒙錄用。盡委棄於泥沙。故雖事主而沾薄祿。然未能大行其志。蹉跎空老。吾生有涯。尙欲何爲耶。至今老病。處此絕域。惟依藥餌以送年華。則亦已矣。其所不能去於心者。惟此喪亂之未平。而率土王臣。未成一家之治耳。觀此詩而世不我用。猶然惓懷不置。其忠愛之性。自非第二三人所能彷彿也。看他他日二字。包

卻無限世情涼薄。眞忠厚語。

欲陳濟世策已老尙書郎。未息豺虎鬪。空慙鴛鴦行。時危人事急。風逆羽毛傷。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床。

此第五首承上言非無濟時之策可陳而已。居閒曹不能近侍君側。難除豺虎之亂。空慙鴛鴦之行。故時愈危而事愈急。雖欲拯救而羽毛風逆。奮發無由。惟有江漢中宵涕淚滿。

床而已。夫賃居題壁。總說非其本志。而落後必歸到不肯忘君上。此其志之所在。堅白不移。隨地流露也。

柴門

孤舟登灤西。回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
焚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哈呀。大江蟠嵌根。歸
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鏌鋸。蕭颯灑秋
色。氛昏霾日車。峽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槎。禹功

翊造化。疏鑿就欹斜。巨渠決太古。眾水爲長蛇。
風烟渺吳蜀。舟楫通靈麻。我今遠遊子。飄轉混
泥沙。

此詩十一韻。是前一首寫峽門之險。而以遠
遊子一語作結。後一首十韻。是寫客居之清
約。而以回首暮霞作結。向來因係一韻。遂編
作一首。今分之。蓋作二首。讀則起結突兀。較
有餘味也。且篇中有兩回首字。亦不犯複識。

者詳之。詩因柴門而題，而柴門則在灤西。故泛舟而歸灤西，而登舟之時，回首之所見者，則兩崖之景，有足駭焉。其一則在於天時亢旱，驕陽之氣，如焚柴之暄赫，雖當長晝之景，已經窈窕西下，而餘光仍散漫於唵呀之間。其一則在於地勢，落日照大江之奔流，蟠旋於嵌石之根，而直歸於海，以成一家。其力之下，衝迅厲，欲割地軸，其上之竦壁鋒銳，如

攢鑿錙當是時也。但見秋氣蕭颯之中。日車昏霾之際。而峽門之險窄。僅可容槎。因嘆當日神禹疏鑿之功。足以輔翊造化。隨其欹斜。

成此巨渠。決於太古之前。以至於今。眾水滙之。如長蛇之浩瀚。於是東通吳會。西通巴蜀。萬里之遙。皆成利涉。鹽麻之用。賴以通焉。然則是峽門也。卽灤西也。其勢之險要。壯濶如此。以一介遠遊。寄居柴門。宜何似耶。

一似夫飄轉之流沙。暫爲混跡於此耳。不亦可悲也哉。戛然而止。是爲前首。

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華遮。石亂上雲氣。杉清延月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書此豁平昔。回首猶暮霞。

此後首十韻承上言我之混跡於此將何以
自處耶亦隨分以謀清賞耳蓋萬物莫不有
其本性惟能附其性者爲佳若我之本性則
以簡約爲適而不願從事於奢華故我柴門
之中不過茅棟一楹取其足以蓋我繩床使
得容膝而止又隨地鑿一清池喜其稍有餘
花至於解渴則有濁醪樂飢則有脫粟如是
則眼前之事足矣何吝嗟之有且喜此山中

人事稀少。日夕致佳。貧病固其常。而富貴可
勿論。以此自老於干戈之際。藉此蓬華遮身。
看雲氣。延清賞。此理已愜於分外。非自誇也。
求足以了此垂白之年而止。敢以高士自命。
耶。書此以自明其懷抱。而回首其時則猶暮
霞在天而未晚也。是爲後首。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

爭餘漑。豎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
聲一注溼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
豹羣。

夔俗以竹竿入山引水。獠奴供役。不辭夜行
之勞。先生戲作此詩以勞之。看他寫來。無微
不到。又得如此雅令。真化工之筆。視今人作
詩。只解剗襲幾句寬帽子大頭話者。真可不
必又作也。首句直貫到末句。蓋山木蒼蒼落

日曛者正是虎豹出沒之地之時也。此時而欲以竹竿入山分泉，便是人所退避而不前者。是以郡人都向竿頭爭取餘瀝，而獠奴若不聞之，不屑與之爭。獨自入山尋源，以竿承水，便寫出有幹用人向根本上做起，不屑與細人爭末流之利也。夫入山愈深，則水至稍遲，故病渴之人，迴白首以相望者，至於三更之久，而忽爾一聲傳言水至，則源泉如注，自

天而降青雲皆爲之溼。非竿頭餘瀝之可比也。末二語以陶侃胡奴贊之。胡奴本異人。故不畏虎豹。乃豎子亦能之乎。錢氏謂胡奴舊註爲不足據。亦無足深辨。第觀本文一異字。則亦可想而知耳。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掩
乎嘉蔬。傷小人妒害君子。菜不足道也。

比而作詩

觀此詩序則知少陵之詩大半皆出於比而他詩不註者使人之自得之也吾願學者從此隅反。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畧有其名存苦苣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源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

塞道路爲態何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
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一經器物內永挂龕。
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哇丁負籠至。感
動百慮端。

首八句敘園官送菜。而以未足怪一筆掃去。
下論世事。則以比小人之害君子。然寇盜侵
暴。不過荆棘之類。猶易別擇。而一等貌廁士
林。而爲躑跖之行。如苦苣馬齒者。擁塞器物。

使羅紈之美受其蝨刺。上以敗壞國家。下以
荼毒善類。有志之士。豈屑與爲伍。宜乎高蹈
遠引。採芝於山中。而避此戎軒也。是則畦丁
送菜一事。足以感動慮端者如此。

除草

去蕪
草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
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
能待高秋。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

稚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
易滋蔓敢使依舊邱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
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讐

此藉除草以喻惡類之宜屏絕也開口言草
有害於人妙妙夫草之害於人寧有幾何而
乃惡之欲盡絕之則天下之有害於人有什
伯於草者宜何如盡絕之也既已毒矣而又
甚多寫盡小人黨援盤結之態苟滋其蔓必

致難圖。是以荷鉏先登。討致水中。無使得依
舊邱。庶得藩籬曠。而松竹幽。信乎芟夷之不
可缺。而疾惡之宜如讐也。末語結出正意。反
若作喻。妙妙。

引水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
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
筒引水喉不乾。人生流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

憂寬。

此以嘆人生生理之難。卽一沾水而可見也。蓋等一水耳。在雲安則難。在魚復則易。所值之時俗有不同也。斗水之所關於人者。非甚鴻巨。然當其艱窘之時。則亦足以厘人之憂慮。是則接筒可引者。亦出於一時之幸。不可以爲易而忽之也。

園人送瓜

江漢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
一掃。食新先戰士。其少及溪老。傾筐蒲鴿青。滿
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浮沉亂水
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
秋蒂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絕。楚漢休征討。
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此以喻嘉種之培養無人也。菁莪樸棫。以比
君子。此食瓜而美。亦以爲喻。以言其色。則傾

筐蒲鶴青也。以言其質。則水玉芝草也。以言其味。則如嚼冰雪。足慰枯槁也。然惟柏公能知愛惜。用以享士。用以供賓。而國家當休兵息戰之時。誰能如東陵故侯。加意種植。以儲此珍味於無替也。吾惜園人之殊爲草草耳。觀此則少陵之以比爲詩者。又其一也。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

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
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
截篠簜。伊仗支持。則旅次於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持爪牙之利。必昏黑撞突。夔
人屋壁。列樹白荀。鋤爲牆實。以竹示式。
遏爲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害馬
之徒。苟活爲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

誦

長夏無所爲。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
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
午下山麓。尙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
積。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空荒
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
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
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
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牆宇資屢

修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秋光
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
觀此詩則知少陵亦精於吏治之才。非疏狂
而畧於事者也。夫士人高談虛無。尙清淨。鳴
琴而理。而置繁劇於不問。一旦禍變當前。而
猝無以應。使人誚儒術之疎。而法令刑名之
家。又窮極苛細。使民不堪命。故君子貴未雨
綢繆。而說以犯難。如此詩首言長夏無所爲。

及閒暇也。客居課奴僕。小見大也。飯腹清晨。
悉下情也。持斧入谷。授方畧也。人肩四根。不
苛求也。亭午下麓。齊步伐也。尙聞丁丁。人鼓
舞也。功課日足。力無乏也。於是跨小籬而仗
虛竹。實空荒而峻隄防。彼干戈蜂蠆。雖藉賢
府主之淨理。而熊羆乳獸。又寧不當自慎耶。
且舍西崖嶠。雷雨蔚興。牆宇亦資修葺。而豈
謂衰年。專以姑息爲務。如彼混沌無憂之徒。

以苟治爲幸耶。爾曹輕執熱以下，則爲之歌
以勸勉之。給賞以慰勞之。以此爲吏，吾知其
能爲能吏。以之爲將，吾知其爲賢將矣。孰謂
少陵固一狂士耶。

信行遠修水筒

引泉筒也

汝性不如葦，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
滯礙。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
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曠驚未

飡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
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
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凡世間任負最勞苦之事人所退避而不肯
爲者已獨不遺餘力而爲之其於身所快意
之事人皆貪求而惟恐不足者已獨淡然而
處之此在古大臣不難於淡泊明志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而不謂小人中執僕夫之役者

亦竟能之。其爲可法可傳，更當何如。如此信
行者，一僕夫耳。乃性根清淨，既不茹葷，凡人
之嗜欲，始於餘食，彼旣視爲泊然，則一切世
味皆不足以縈其心。是其所以處己者旣如
此，而於他人之事，豈反有切切然引爲己任
而不置者。乃觀其陟雲林，凌荒險，日曛未食，
觸熱貌赤，而通流於四十里之外，來與廚會，
非其心通本源，能識大體，而於天下之事，無

足以滯礙於其前者乎。如是則與古君子之
恭以持身，謹以事上者，夫何異之有。裂餅浮
瓜，曾不足以饗答其萬一。彼混同而視之，使
殿最不分者，豈足以爲勸懲哉。行之秉心如
此，其直如筆，而豈與世之奸猾者同其崎嶇
險惡，竊高位以損人利己者哉。其置身託志
在雲霄之上矣。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
人歸。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
曠喜荆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試問甘藜
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
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
時危賦斂數。脫粟爲爾揮。相攜行豆田。秋花靄
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殆
此公家威。主人長跪問。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

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

觀前阻雨不得歸灑西甘林一首中有句云
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
繁胸襟安得輟兩足杖藜出欹傾條流數翠
實偃息歸碧潯則甘林者固老杜之所深爲
契注者也此則其喜歸之作言捨舟而越西
岡乃得入此甘林因解衣盤薄之下而見此
甘林之中無一不可人意如青芻芳澤之姿

既足以適我馬既瘖之性而好鳥間關之語
如知主人久客之歸則當此晨光映岫夕露
方晞之候雖年居遲暮寢食俱少而惟覺此
清曠之荆扉爲可喜者豈真謂甘林之封殖
將歲有絹千匹哉亦良以倦於俗態之經過
不若此在野之於我性無違耳夫輕肥誰所
不羨藜藿豈真獨甘無如喧靜各不同科故
出處各隨機便也然則朱門雖貴亦不足矜

白屋雖貧亦不必陋。此吾之所以憇此甘林。而以得歸爲樂者也。此一段說完甘林可喜之故。夫青芻何處不悅。馬好鳥亦何嘗知人之歸。總是愛之深。便生出如許歸美。此可以驗人情。卽可以爲詩妙也。此下接言我旣以在野爲樂。則旣歸之餘。何以適此野性。亦惟與此地鄰里之野老。可以相依。脫粟可以相供。豆田可以同遊。雖時危賦數。秋花之實盡。

供軍旅而奉上之義自不可悖是以因主人
長跪之問而勸其效死恭命勿爲奮飛以懟
君上蓋野人雖可以適野性而君臣之義則
無逃於天地之間嗚呼少陵最悲時事之剝
害小民而於對野人之語則又勸盡親上死
長之方所謂上下之交宜各盡其道耳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

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
波綺麗爲。後賢兼舊例。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
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逸。多病鄴中奇。駉驥
皆良馬。麒麟帶好兒。車輪徒已斲。堂構惜仍虧。
漫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漂蕩。抱疾屢
遷移。經濟慙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傍蜂蠆。江
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
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兩都

開幕府萬寓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
音書恨鳥鵲。號怒怪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荆學
土宜。故山迷白閣。秋水隱黃陂。不敢要佳句。愁
來賦別離。

此少陵自言其生平之所作。後多漫興。不及
其前之刻意苦吟也。壯遊詩云。往昔十四五。
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爲班揚。又云。
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則當其東下姑蘇。

徧歷吳越遊覽之詩蓋亦有數千百首之多而皆不著於集豈非公所未愜於中而棄之者歟今集中所載始於開元二十四五年至東都之後以及於楚蜀共一千五百餘首以題計之僅一千一百餘首耳而成都以前多作意之詩僅居十之三成都以後多漫興之詩遂居十之七故江上水勢如海聊短述一首有句云老去詩篇渾漫興蓋言亂離漂泊

情事難堪卽景言懷漫然成咏以適一時之興故不覺其篇什之多非如向者之深有所感觸而極意以摹取之之謂也此時去蜀居夔依柏中丞者三載其歸朝覲君之心與懷歸故里之念交迫於中而又不能灑然就道故漫興以寄其懷抱者最多幾三百餘首此詩乃自言其詩之非爲傑作而並以曉示來茲首言文章一道原有一定之軌轍其是非

得失乃千古具眼公同鑒別之事非一人一
己之所可自爲矯誣者也故一言而得則千
古之人咸以爲得一言而失則千古之人咸
以爲失然必自己寸心之中其得失先自了
然去其失以歸於得然後可以質之千古而
無歉若使自己心中本無所知則是其言必
有失無得尙何以對千古之人哉是以古來
作者雖各殊列而其名聲之得垂於後世者

皆歸於有得而無失。而非浪垂者也。自屈騷絕響而漢詩盛行於後世。前輩旣飛騰而起。後賢猶襲其餘波。其規例遵守不移。然法雖爲千古所共由。而心則隨學者所自盡。要必在小弱之年。苦心極詣。而後可得觀此心。從弱歲疲一語。則知少陵少時所作。正在苦心而未得手之時。其所作不存於集者。職此故也。下引江左鄴中諸賢以證之。因自敘其所

作之不盡爲佳句者言已之用功如車輪雖
已斲就而於古法猶未盡善如爲堂構猶有
所虧則所作述者不過漫爲潛夫之論而謬
叨同人賞識謂爲好辭良自愧矣蓋我之所
以不能自信者亦以所遭之境實爲漂蕩疾
病遷移經濟旣無所施而塵沙久相侵傍唐
虞旣遠盜賊繁興顛沛之餘稼穡分心柴荆
僻處則愁來而賦別離亦聊以適興而已尙

何佳句之可云耶。觀於此詩，則少陵之所自信於千古者，其詩亦無多首，而漫興之作不與焉。此非自謙，蓋定論也。奈何今之人茫然無知，而遂欲自鳴其得意者，何居乎。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寒江動碧虛。
繫舟蠻井絡，卜宅楚村墟。
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鉏。
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

此秋野五首與前題屋五首絕不相同彼則極言其苦以爲非樂處此土此則甚言其樂已足慰目前也夫一時事耳何以憂樂頓易蓋君子賚志未遂之憂與達觀自得之樂原並行而不悖故言彼憂非懷安也此樂無怨尤也兩意似相反而實相成然總歸到憂亂懷君上此其大綱也語意自明可無解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

知歸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
厭此山薇。

此第二首言隱居之樂。與物相同。則藉貧病
以忘是非。而此山之薇。正可樂吾飢也。語意
自明。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
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疎小紅翠。駐
屐近微香。

此通首皆言山林之樂。然其所以終老山林者，則以直道恥事干謁故耳。乃不以此歸過於人，但云禮樂攻吾短，便將世上一班好諛惡直之醜，一齊掩過，而以草野倨侮之罪自任。此真詩人忠厚之旨，而又出之以風雅之口，真足令聞者亦當愧仄不遑也。掉頭紗帽仄，正是不嫻於禮樂處，正是宜僻處山林處。妙甚。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鱗輸駭浪。歸翼會
高風。砧響家家發。樵聲箇箇同。飛霜任青女。賜
被隔南宮。

此首言歲將暮。卽山林者。亦不能無授衣之
感。故又因賜被時。而傷君恩之未報也。

身許麒麟畫。年衰鴛鴦羣。大江秋易盛。空峽夜
多聞。逕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兒童解蠻語。不
必作參軍。

此首言功名不遂而遠叨薦剡廁身鴛鷺正
如蠻語參軍之徒堪嘲笑也。逕隱千重石則
君門萬里矣。帆留一片雲則客途孤寄也。前
三首言山林之樂後二首懷廊廟之思亦並
行不悖云。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
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

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興卽漫興之謂也。秋興言當秋日而漫興以爲詩也。漫興詩本無深意。而老杜卽於此詩備極淋漓工巧。蓋唐人七律以老杜爲最。而老杜七律又以此八首爲最者。以其生平之所鬱結。與其遭際。暨其傷感。一時薈萃。形爲慷慨悲歌。遂爲千古之絕調。余嘗總而計之。

唐人七律莫盛於早朝應制諸篇而未免言之太莊工麗有餘而生動不足中晚以後鮮新旖旎而氣格寢微若高華典贍而望之又如出水芙蓉妍秀輕靈而按之又龍文百斛則惟此秋興之爲獨步也此第一首從秋字上籠蓋而起下歷舉其興之所由生看他開口一句將造物神奇一筆寫出大凡描繪物理刻畫者必失之尖小博大者又易含糊似

此旣極鑿削。又極渾淪。以玉露爲追琢。以楓
林爲方幅。其玉露降而風林傷。非玉露之果
爲椎鑿。然楓林之傷。實由玉露之降。若或凋
傷之。此眞以化工之筆妙寫化工之神理。讀
者慎勿以其熟習而遂滑口過去。不加咀味
也。次言其地。則旣曰巫山。又曰巫峽。狀其連
綿杳邈。氣之遠屈。不可津涯也。然後極力形
容之曰。此其氣之蕭森。貫於兩間。自下而上。

者江間之風浪兼天掀湧自上而下者塞上
之風雲接地成陰一上一下盡在此秋氣之
中四句寫得秋字如許壯濶然後承之曰秋
氣如此我將何以爲懷乎蓋我之居此夔州
見此叢菊已兩開矣人以爲叢菊也而不知
皆吾之淚且非吾今日之淚也以吾之含悽
於內而不能自語者已非一日今見此叢菊
而不禁其駢流以出是此兩開者皆吾他日

淚也。且我之居此峽中，泛而無著，如孤舟之繫人，以爲孤舟之繫也，而不知吾心則在於故園，是孤舟之一繫，惟此故園心也。最可悲者，此白帝城邊砧聲暮急，總爲寒衣刀尺之計，處處相催，將見鬢發載塗，入室而處之時矣。而我何爲漂泊於此耶？此第一首在夔言言夔漫興之始也。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

一作北

斗望京華聽猿

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
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
前蘆荻花。

此第二章承上言白帝城卽夔府城也。暮砧
之時卽落日斜之時而我於此豈徒望鄉淒
感耶。以我生平君臣義切。雖居僻遠而葵傾
愈摯。每依南斗而憑高以望京華。庶幾得覲
吾君乎。然而徒聽斷猿之聲。不勝悲痛而淚

與之俱下矣。且我尙叨朝廷之官職，而飄流
劍外，無分毫策力以報君恩。與虛隨張騫八
月之浮槎，無異也。畫省香爐，我嘗入直，而伏
枕以思衮職。而今則與之睽絕矣。惟聽此山
樓粉堞之中，悲笳互動，相尋未已。其將何日
得以奏昇平之效耶。放廢如此，而時不我與。
落日方斜者，倏又西沉。請看石上之月，已映
洲前之花。則頃刻百年，如駒過隙，能不悲耶。

通首重望京華三字。蓋望京華者。乃少陵之
至性所鍾。生平命脈皆在於此。所謂與身而
俱來。寢食不忘者也。

千家山郭淨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
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
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
輕肥。

此第三首承上言我之飄泊於孤城而懷抱

難堪者。豈徒悲已志之無成哉。彼日之方落者。信宿之間。又轉而爲朝暉矣。固日日如是也。我日日如是來坐此翠微。而彼漁人者。亦日日如是還來泛泛。卽此清秋之燕子。亦日日如是故來飛飛。獨是漁人燕子。不改其爲故常。而我則何爲與之同其泛泛飛飛也乎。夫我昔者亦曾如彼匡衡出而抗疏矣。而於功名之會則甚薄。今者亦且幾如劉向坐而

傳經矣。而於吾心之事則遠違。夫豈我之託業有未善哉。回憶少年時一班同學。今皆宦成都。已不賤。翩翩衣馬。輕肥於五陵之間者。比比皆是也。而奈何。使志在溫飽者。皆得其所願。翻令我心乎君國者。轉飄零於遠地耶。玩一自字。有志得自滿意。有封殖自擅意。有尸位素餐。恬不爲恥意。八面玲瓏。十分足色。趣甚毒甚。

聞道長安似弈碁。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
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征
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
所思。

此第四首。則悲時事之甚失也。承上章言我
之生平。既未得其志。而時事之可悲。又有甚
焉者。不聞長安近日之變態乎。紀綱紊亂。措
置紛紜。如弈者之舉棋無定。以故立朝多幸。

恩怙寵之人。在位皆傾邪讒諂之輩。王侯第宅。各矜壯麗。而絕無矢忠報主之心。文武衣冠。各樹黨援。而絕無憂國奉公之士。是以安史餘孽。未能盡殄於直北。致金鼓之聲。時動乎關山。羌胡之兵。更復入寇於西陲。俾羽書之煩。騷擾夫車馬。世事如此。可悲已甚。而懷康濟之畧者。徒使之穩睡於魚龍寂寞之間。抑何謂耶。夫旣不能一借前籌。又不能愬然。

膜置則平居故國屬有所思夫焉能起不知
我者而告之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
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
繞龍鱗識聖顏。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
朝班。

此第五首則追憶太平宮闕之盛爲孤忠之
所愛慕不忘也。玄宗最好神仙當太平無事。

惟以昇仙爲望。西降王母。東來紫氣。何懿鑠也。至於開宮扇。識聖顏。一庭喜起。大可想見。奈何亂離之後。放逐之餘。遂晚卧滄江。不得再點朝班。良可悲矣。通首博大昌明。鏗鉉綺麗。舉初盛早朝應制諸篇。一齊盡出其下。眞傑作也。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

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此第六首則敘次及於巡幸之地而兼傷其變亂之所由生承上言宮闕之盛旣如彼其不可復覩矣而一時名勝之地如曲江花萼諸處皆非尋常所有乃曾幾何時而素秋之間接入一派萬里風烟使邊塞戎馬之愁竟入於芙蓉小院之中也至於今則宮苑中猶

珠簾繡柱也。而所圍者黃鵠耳。曲江頭猶是
錦纜牙樯也。而所起者白鷗耳。豈復有當年
歌舞之盛哉。回首此中一片錦繡乾坤。非帝
王州不能佳麗。若是。今何以一旦破壞至此
極耶。上言宮闕。則極其盛。此首言勝地。則帶
言其衰。此自互文而亦見。立言有體。且得杼
軸。饒有變化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

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
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
漁翁

此第七首因上文自古帝王之語遂引漢武
以爲明皇之比蓋明皇好大喜功窮兵黷武
使中國蕭然煩費者亦畧與漢武等以致釀
成安史之禍卽今追憶昆明池水而漢武之
故轍猶在眼中彼其開拓西南鑿池習戰好

大而夸至取天上星文立於河岸海中異獸
鼓鬣波濤究竟夜月徒虛秋風自動有何益
哉惟令城社邱墟人民塗炭如波漂菰米黑
爛沉黑宮庭喪亂骨肉拋離如露冷蓮房殘
紅墜粉二語便暗指陳陶馬嵬諸變是向之
欲立功異域者今且秦關百二不能自保舉
目天涯處處皆成險阻與烏道無異烏覩此
謂太平之世王道蕩蕩者耶徒使江湖之間

有一漁翁投竿而泣。滿地兵戈。誰爲抱杞人之憂者。末二語言天下大勢。壞亂已極。憂之者惟已一人也。此一首追咎明皇喜事關邊。而寵任賊臣之過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彩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此第八首承上文昆明池而次及於昆吾御
宿紫閣羨陂諸勝以追憶昔遊之不可復得
也言此昔遊諸勝其飲啄之佳棲遲之善皆
各極其美而佳人仙侶相與倡酬亦何其都
雅也且其時以彩筆上千御覽而一時之卿
相莫不折節逢迎氣象崢嶸頗稱豪俊而今
胡爲流落江關回首顧望不啻雲泥之隔白
頭遭際若此寧有不頽然自喪者耶前數首

皆慷慨君國以極其怨慕之意。此一首則悼
惜己身之盛衰亦先公後私之義也。八首
先後次第彼此照映如遊蓬山處處谿壑迥
別如登閬苑層層戶牖相通以言格律則極
其崇闳議論則極其博大性情則極其溫厚
罕譬則極其精當然皆其興會所至一筆寫
來自然妙麗天成不待安排思索此天地間
至文也讀者詳之。

杜詩言志卷十四終